

由上海到台北

王紹齋

我為搬家苦

上海十年遷居四次

衣、食、住、行，是人生在世的四大需要，其中「住」一項就佔了一生大半時間和空間，也是一個人休養生息之所。筆者幼年依靠父母，對於住的問題，不覺得有什麼麻煩。青年時入社會工作，有單身宿舍可住。如民國十五年在贛北財政處工作，即住在該處辦公室後面，旋赴南京市政府工作，南京市府設在夫子廟前清的貢院內，宿舍就在辦公廳隔壁。後來到了安徽省財政廳，宿舍也在辦公廳樓上，辦公廳是跑馬樓，寬大無比，一人獨居一室。不料遇着唐生智反叛中央，派劉興進軍安慶，同事們都逃避一空，我却一直還未遷走，旋工友們走告，劉興軍已進城了，我始手提行李離開財政廳，暫住附近的旅館內。同事都稱讚我有胆量，其實我在安慶人地生疏，一時無法找到住所。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我初到上海市政府工作時，當時市府在南市楓林橋，我住在市府後面的一間小樓上，樓下是大辦公廳，據說過去淞滬警備司令部在該處做過看守所，關過許多犯人和共產

黨。當時警備司令是楊虎，政治部主任是陳羣，滬人因渠等貪贓枉法，亂殺無辜，且專找有錢的開刀，故民間喻為「羊虎成羣」，天天有犯人提出去槍斃，故傳說晚間有鬼出現，同事們都不敢告訴。我當時雖然聽到許多傳說，却毫不懼怕，住了幾個月，也從未遇見過鬼。旋市府小房另有用處，我即和幾位單身同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賃屋同住。是時租屋很容易，也很便宜，普通一幢二層樓房屋，每月租金約卅元左右，僱一個女工友燒飯看屋，也不過十數元。旋因同事們眷屬陸續到滬，我就單獨賃屋居住。

我在上海十年間，記得曾搬過三四次家，原因都是環境不佳。有一次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新村，裏面住的多數是白俄人，曾引起了兩次糾紛。一次是我的汽車壓死了鄰屋白俄人所蓄的一隻白貓，那白俄女人手拿菜刀與我的司機拚命，其勢洶洶，不得已賠了她一百元了事。上海白貓很少，似屬名貴。第二次是我的司機在弄內倒車，撞倒一個正在騎腳踏車的白俄小童，根本並未撞傷，那白俄居然獅子大開口，向法租界地方法院告我一狀，說小童被撞得腦震盪了，要求賠

微自幼至老生活費達數十萬之鉅，後經聘請律師答辯，復經租界公立醫院檢驗並無傷害，獲不起訴處分。但那白俄仍不服，時來糾纏，法租界警務處長私自勸告我：「上海白俄多數無賴，搬家為上策。」

我只得另覓房屋搬家，於是搬到一比較清靜的地方，靠近貝當路一幢三層樓小洋房，樓下有停車間，每月租金約八十元，並無押租等。我住在二樓，三樓時有親友來住，不受鄰居們的干擾，始得久居。八一三中日滬戰發生以後，租界內雖人滿為患，但租屋尚不困難，房價亦未高漲，也無押金。當上海將淪陷的前夕，我曾在法租界租了大小三處公寓，原係準備俞市長在淪陷後躲避之用，但不久俞市長奉召離滬，於是所租的公寓，均由我居住。我蟄居上海兩年，為避免敵僞注意，就在上述各處輪流居住，那時我比較免有三窟還多幾窟。因我原來住處知道的人很多，故只留一工友留守，我與他隨時以電話連絡，以防敵僞的襲擊。

逃亡香港到處流浪

民國廿八年我離滬赴港，住在九龍上海市統一委員會所租招待所內，因為我是統一委員會委員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港九交通被封鎖，我承香港政府發給通行證，可以自由乘政府徵用的渡輪過海。但不幸只用了三天，九龍就在那第三天的中午撤守，港九交通中斷，使我有家歸不得，身上除穿了一套西裝外，未攜帶任何物件，幸而身上還帶了些錢，於是就成為流浪漢了。第一晚睡在皇后道亞細亞大樓二樓樂記即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會議室沙發上，深夜九龍的日軍一炮打在隔壁廣西銀行二樓，使鄰屋大震動，我在夢中驚醒，如果此炮偏右一丈，我的性命早就完蛋了。

次日遇着一位住在半山的朋友，他因為怕日軍炮擊，想在山下找一暫住的地方。當時要找住的地方，真是容易極了，許多英國人眷屬早已疏散往澳洲，他們都是單身在港，炮聲一起，多避居香港和告羅斯打大酒店，原住房屋空着，而且門戶洞開。當時小偷已絕跡，我和朋友二人即入內在沙發上住了兩晚，此屋冰箱內且儲藏了食物甚多，我們也無意取食，只求安睡一晚而已。

住了兩晚我想這不是辦法，即囑一舊同事張白雲君在香港灣仔租了房間一間，我和張君同住，同時請鄭學海兄的嫂夫人代我做了一套唐裝（廣東裝），準備在日軍佔領時穿着。張君日間避入防空洞，我就赴皇后道告羅斯打酒店或樂記，因香港政府戰時供應糧食，所有大飯店及餐廳中西餐一律港幣一元五角，極為方便，並往匯豐大樓辦公室收發電報。當時匯豐大樓已被政府徵用，他

們給了我一張通行證，故可自由出入。旋因日軍在淺水灣登陸，跑馬地失守，灣仔變為前線，於是我即去取回衣物，離開灣仔返中環皇后道。但須經過英國兵營沿海地區，對海的日軍時用機槍掃射，致沿途死屍滿地，行人絕跡，我只得鼓足勇氣，低着頭匍匐而行，沿途有許多死屍只得跳躍而過，為着求生，當時毫無懼怕！

稻草鋪地睡得也暢

至十二月廿四日下午四時，聞英軍投降，香港飯店及告羅斯打酒店軍警將槍械丟棄於滿地，於是我又逃往半山朋友家中暫住。直至日軍開放港九交通後，我始偕同內子回到九龍柯士甸道的住處。是時日軍因糧食缺乏，將港府積存糧食運往日本，故只得疏散港九居民，准許歸鄉，於是成有成千成萬的港九居民列隊出發，我也參加了他們的行列，由九龍步行四十里到達大埔，改乘小船渡海，經一日一夜始到達沙魚冲上岸。該地是我軍游擊隊所轄，他們招待我們住在一間空屋內，此屋不但沒有傢俱，連門窗俱無，他們拿來許多稻草，墊在泥地上，我們就和衣睡在稻草上，因為經兩日夜的奔馳，睡得倒也很舒服。次晨即起程向淡水進發，到達淡水後，適該區游擊司令許某係蔣伯誠將軍的舊部，他聞蔣將軍在我們行列中，居然備了兩桌酒菜招待我們，使我們在逃難中得大快朵頤。淡水曾經日軍進佔過，甫於三日前退出，故我們住的房子，也是門窗俱無，仍舊是用稻草墊地而睡。翌晨再起程向惠州前進，到達惠州後，由引路的嚮導招待我們住在當地人

民家中，那較過去舒適多了。

惠州民風强悍，家家都有自衛槍枝，男子平日玩槍弄刀，一切勞動均由女子承擔。轎子也是僱女人抬。在惠州找到了一部卡車，那時因汽油缺乏，卡車是燒木炭的，故沿途拋錨，走了數日方始抵達韶關。當時韶關為省政府所在地，熱鬧非凡，賑濟委員會已奉令招待我們，住在河邊一家旅社內。旋即乘火車赴桂林，住桂林招待所，再乘火車至柳州，又改乘木炭車赴貴陽，經過九彎十八轉時，誠如跛子爬山，困難萬分。不久總算到了貴陽。在旅館住了二日，再換車直馳重慶，此行整整一個多月。

到重慶後，先住旅社，當時重慶夫婦住旅社要檢查結婚證書，我等逃難，那裏會帶結婚證書，幸陶一珊兄當時正任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經他關照，我未受檢查，旋即遷入七星崗王園居住。王園是王陵基將軍的花園，租借與財政部作宿舍的，園內還有王母之墓，王園是一座小山，也是重慶城內最高之地，到達馬路上須下三百多級石階，幸當年我還年輕，走起來殊無困難。

四根條子押租斗室

勝利之後，回到上海，當時上海租屋須要頂費，結果花了四根金條的代價，租到虹口一小型公寓。中共劫據大陸以後，我已準備離滬赴港，即將原屋出讓於人，連同傢俱，只收回了一條半金子，損失不貲。到港後暫住我內子的娘家，後復搬入中央銀行在港所租宿舍內，不久因租期屆滿，屋主收回房屋。當時香港房屋頂費甚高，經

手人居然無條件退租，其中内幕似不簡單，但非局外人所可了解。我只得在鑽石山租得一屋暫住，當年鑽石山尚未開發，初期連電燈都沒有，故租金十分便宜，也沒有頂費，不久即獲准入台。

才告住定又要搬家

來台後初居泰順街朋友家中，雖承殷情招待，但長久寄人籬下，終非善策，三個月後，即遷居新北投某印製廠招待所內。招待所在北投，房屋寬敞，且有溫泉可浴，本可久居，惟該處早有一位單身職員寄住，此君生活糜爛，星期例假必招待朋友歡聚，晚間復留妓女同宿。自我夫婦遷入後，他有所顧忌，諸感不便，故視我為眼中釘，於是想出種種方法使我不能安居，因此不得不又遷地為良。

經覓得安東街四百巷二號日式房屋，一列三間，而且是座東朝西，院子甚大，但雜草叢生，據說此屋係戰時所造，不合原有規定，也無樹木可以蔽蔭，夏天西曬，直到日落，經我除草種樹，兩年之後，庭院已改觀，樹也長大可以遮蔭了。不料房東以奇貨可居，要求加租，洽談不妥，只得再遷。經朋友介紹租得溫州街房屋一幢，此

屋係光復後所造，係半西式，環境幽雅，住了兩年，房主又要收回自用，於是又在附近龍泉街找到一屋，也是半西式的，住了年餘房主又要收回拆建高樓，這是租屋住最大的困擾。

寶島寄身遷居八次

旋在安東街找到新造二層樓房一幢，當時該屋門前的瑤公圳水溝尚未加蓋，污水臭氣難聞，路又狹小，故竣工後許久無人問津，我因它房價便宜將它押下，然後分期付款買斷，免受房主迫遷的麻煩。幸而不久市府將水溝加蓋，於是馬路加寬了，環境頓然改觀，本可安居久遠，惟我家向居平房，睡在樓上，吃在樓下，一天要爬幾次樓梯，諸感不便。

適有友人在臨沂街購得日式舊屋一幢，撤除改建四層樓公寓，邀我預訂一層，竣工後立即遷入。此屋約廿五坪，小巧玲瓏，原想當可久居，豈料這位造屋出售的朋友即住在樓下，他的太太是一位出名的囉唆的女人，又是一個「拜拜式」的基督徒，我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但她腦子裏好像住她的房子一樣，什麼都要干涉。俗語說：「相交易，同住難。」一點也不錯，我太太是最

好講話的人，於是她得寸進尺，所謂不拘禮，一切要聽她擺佈，久而久之，我內人實在受不了，但因為是朋友，免傷情感，只有忍耐。幸而有人要買我安東街的房屋，一拍即成交，立刻買進信義路二段房屋，於是又遷地為良，從此脫離了那位太太的糾纏。想起古時孟母為擇鄰而三遷，確實是有道理的，其中甘苦，非身歷其境者不了解也。

信義路的房屋環境與交通都屬上乘，可惜是四樓，住了六年，我夫婦年事日高，每日上下走四樓殊感吃力，尤其是我太太買菜回來要提上四樓，殊覺困難。於是為了上下樓方便，找到了現任的同安街的二樓房屋，一住又將十年了，尚稱適宜。綜計我來台以後，曾經遷居八次之多，勞命傷財，可想而知，足見居住之不易。

筆者生不逢時，一生迭遭變亂，首週日軍侵華，次遭中共叛亂，大陸變色，家族音訊隔絕，老母兄弟姊妹生死存亡不知，財物損失，無可估計，顛沛流離，歷經艱險。幸來台以後，得安居樂業，初未料亦遇住的困擾，遷居二樓以後，老妻又患重病，坎坷命運，毫無怨尤，幸上帝庇佑，頑軀尚健，謹紆下懷，以解胸中的積鬱。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備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歡迎購閱。